

一位经济学家的心灵鸡汤

□禾刀



《回望：一个经济学家是如何长成的》张维迎

2022年11月 海南出版社

张维迎是著名经济学家，出版过《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中国改革30年》《市场的逻辑》等引起高度关注的经济学著作，首次提出“双轨制”建议，为改革开放经济循序发展提供了思路。张维迎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农村大集体时代，对农村生活有着极其强烈的记忆。本书中，张维迎从自己的父母写起，然后是发

小、同学、结识的地方官员，还有自己的恩师，特别是一路上遇到的那些“贵人”。17篇文章所述人物，社会关系、性格各异，文章虽短，但形象立体饱满。阅读这些文章，既可以“重走”张维迎曾经走过的道路，感受人性温度，又可以从中洞窥时代发展的变迁。

穷，是那个时代农村的普遍写照。因此，艰苦是张维迎青少年时代无法抹掉的记忆。北京知青、同学田丰在张维迎老家开展田野调查时，“一位男主人说，这里吃得最好的是走村串户要饭的。”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穷，单凭想象是很难抵达那样的生活现实的。张维迎披露了自己长期以来没有示人的隐私：上高中前他是光着身子睡觉的，这一习惯的形成，正是因为家里穷得买不起裤子。他第一次穿裤子睡觉，是高中同学薛亚平借给他的。也所以，直到今天，张维迎说“永远不会忘记他借我裤子穿”。

张维迎老家是陕西省吴堡县，按照他的说法，那里离路遥老家并不远。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坚韧不拔的孙少平更像是同龄人的时代写照。张维迎写到了刘佑成，“刚到蒲白矿务局时，刘佑成被分在井下当采煤

工，活脱脱一个《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发小霍玉平想尽办法试图挤进商品粮户口阵营，最终攻取垂成。相较于张维迎在偶然中走向成功，他的偶然却遭遇的是更多失败，但他从未放弃打拼；那个有点官瘾的村主任霍东征则展现了另一种版本的孙少平。他的瞎折腾曾让自己陷入四处躲债的尴尬境地。在女儿的支持下，他不但还清了债，还掏钱修路当起了村干，总感觉他的脑袋深处藏着一个乌托邦；工农商学兵都干过的王六即王建领，生来天赋“使命”，似乎专为解决基层各种疑难杂症而生；靠剑走偏锋，把吴堡挂面搬上《舌尖上的中国》而一炮走红，王德峰因此而收获了“挂面书记”的赞誉……类似这样的人物还写了好几位，每位身上都有一种执着的韧劲。经济学是张维迎的本行，本书中，他自然习惯用经济学眼光去审视自己的那些经历。改革开放前，父亲买来的梳棉机因为与当时的政策相违背被禁，一直闲在镇上。1980年分产到户后，个体经济放开，父亲于是把那台梳棉机从镇上搬回家了，满以为可以放开手脚挣点钱，“但父亲的预测完全错了。没过多久，村里人都开始买衣服穿，没有人纺纱织布了，连棉花也没有人种了，他的老手

艺也就废了。”张维迎凭印象推测，“父亲那台梳棉机，就是1748年刘易斯·保尔发明、1775年理查德·阿克赖特改进的那种梳棉机。”这样的老古董在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并不鲜见，比如当时农村习惯用来磨面的石磨，“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中国就有了。”而当时“公社给我们村奖励了一台1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这是德国西门子-舒克特公司于1911年首次制造的东西。”类似现象何止当时的陕西，在全国许多地方同样常见，比如笔者的老家。改革开放后，几乎没用多长时间，这些老古董很快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张维迎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牛津大学恩师、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莫里斯并不赞成经济学家直接给出政策建议，他认为“经济学家影响政策的最好办法是教育政府官员，而不能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至少他本人是这样认为的”。不知这是否是张维迎致力于经济学传播的重要原因。

回首走过的人生，张维迎称只是一个偶然。然而，偶然纵然只是人生道路上的灵光一现，但偶然又何尝不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婚姻生活中的时代气象

□李钊



《神圣婚姻》徐坤

2022年12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说：“只有爱情才能使婚姻神圣，只有使爱情神圣的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在理想的状态下，爱情和婚姻是不可分割的，也都是神圣的，婚姻最坚实的基础是爱情，而婚姻即便为爱情注入其他情绪，爱情依然是最神圣的存在。而徐坤的长篇小说《神圣婚姻》却为我们展示了现

实状态中的爱情与婚姻，人们因神圣爱情向往婚姻、走进婚姻，可在人生成长道路上，我们必须“在婚姻的相处、相守、相敬、相爱当中”，通过不断自我修行，让爱情和婚姻走向神圣。

如著名学者杨庆祥所言，《神圣婚姻》所讲述的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长出来的故事，是一部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鉴”。该书上部“市民的狂欢”以海归青年面对婚姻机缘的选择为主线，呈现父辈们的婚姻状态和情感变故；而下部“精英的抉择”则聚焦中年精英在转企改制中的价值坚守，以及在乡村振兴中重获爱情和生命价值的故事。两条看似并行的叙述线，在被柴米油盐酱醋茶填满的生活空间里相交，激发出一行行绚丽的彩虹，也碰撞出一道道霹雳闪电。每一段婚姻都有自己的模样，面对婚姻的“围城”，海归青年程田田满怀憧憬渴望走进，但单纯的爱情却往往经不起现实的考验，距离、婚房、家庭等，都可能成为压垮未经生活淬炼的爱情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走进更广阔的乡村淬炼自身后，发现爱情在转角处等待。而小城父辈的

爱情比起年少时的爱情，少了一些容易，多了一点慎重，有人在寻常日子里相濡以沫，有人处心积虑试图走出围城，有人陷入婚姻困境却不自知，等等。而大城市中年精英的感情随着时代波浪而起伏不定，宇宙研究所所长孔令健在丈母娘的支持下乘风破浪，副所长毛榛离异后与前夫同城不相见，而怀才不遇、软饭硬吃的萨志山走出舒适圈后，在乡村建设中实现自身价值，并重获爱情。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婚姻故事中，不论是失去、伤痛还是困扰、折腾，他们仍然有所相信，从中收获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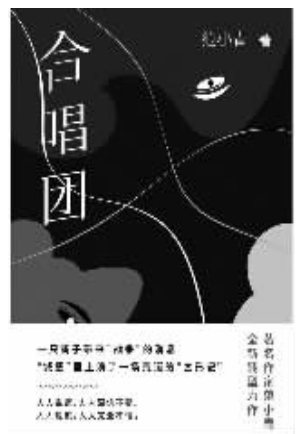
《神圣婚姻》所讲述的是2016年到北京冬奥会之间的婚姻故事，但却不被时间和主题所限制，而是“面向了广阔的社会和时代的流向”。出国热、归国潮、“国五条”出台、转企改制、支教、乡村建设……书中出现的这些烙刻着时代印记的名词，能让我们感觉到隐藏在他们背后的时代洪流，曾在我生活中掀起连绵不绝、或起或伏的波浪，激起的浪花中有时代闪烁的光芒，也能瞥见你我拼搏的影像。而在书中为映衬人物心境而引用的《青春万岁》《纪念刘和珍

君》等文章片段、《匆匆那年》歌词、二人转《探情缘》唱词、王尔德的诗句等，更让与书中人物处在同时代的读者心理掀起阵阵波澜，引起对过往的追寻和未来的期待。从“90后”懵懂海归女青年程田田，被生活琐碎淹没的曾经二人转台柱子于凤仙，叱咤商场的世界500强企业经营者樊梨花；从毫无主见的“妈宝男”孙子洋、宇宙研究所极具开拓力的带头人孔令健，到在乡村建设中闪亮的挂职干部萨志山……各色人等在婚姻家庭生活和追求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千万张面孔。徐坤以时代浪潮中撷取最具代表性的几朵浪花和几张面孔，以简洁利落的语言、手术刀般的笔触，勾勒出快节奏生活下人们社会生活的面面观，也呈现出了寻常婚姻生活中的时代气象。

生活如此调皮，每个人的爱情和婚姻都是不尽完美的，但不论我们有何期待和担心，或经历过什么，都可以从《神圣婚姻》中照见自我，对爱情和婚姻心怀敬畏，努力修行，然后像列夫·托尔斯泰说的那般，“抓住幸福的时机，去爱和被爱吧！”

战争，是人性的一张试纸

□陈凤霞



《合唱团》范小青

2023年4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个虚幻离奇的故事，但有一点是真实的，即人们在战争面前不得不撕开原本包裹得密不透风的那些伪装。

时间定格在未来的玄元4050年，一只信鸽意外带来了交战的消息，于是平静的利亚地国梅城迅速掀起征兵潮。讽刺的是，飞到梅城的鸽子终因疲劳过度落地而亡，人们不是纪念这只鸽子的丰功伟绩，而是

干净利落落地享了口福。

这个故事让人不禁想起卡尔维诺笔下的《贝拉韦河谷的饥荒》。在那个地处战争腹地的村庄饱受饥饿时，是一位老人牵着他的骡子站了出来。老人最终帮村里度过了饥饿，但最终没能躲开战火，连同骡子。村里人最后将老人埋了，然后把骡子吃了。两个故事略显不同的是，卡氏笔下的那个村庄深陷战争饥饿困局，梅城人吃鸽子的动机更像是野味由来已久的嗜好。

虽然是两千年后的故事，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但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却亘古未变。肩负征兵重任的基层干部、荣耀社区负责人王姨是战争压力的现实代表。王姨四处奔走，颗粒无收，想方设法逃避兵役的人比比皆是，从身边的老伴到社区所辖范围内的各色人等，理由千奇百怪。同王姨一起深度参与征兵工作的社区员工小P就问过，“王姨，我统计了一下，到目前为止，一共有九十九招，自杀、他杀、假装死、装疯、卖惨、改年龄、假病、假人、暴露隐私、逃走、搬家、改名字……”曾经的冠冕堂皇在战争压力下一个个原形毕露。

在梅城人吃掉鸽子后，范小青便打开了这个故事的讽刺魔盒。在梅城这个逼仄

的舞台上，各色人竞相上演着一幕幕演技拙劣的滑稽剧。王姨明知老伴在乎在外面有人，但在征兵问题上还是倾向于默认老伴年龄造假的伎俩，哪怕后来弄出两个年龄不一致的身份册，哪怕后来还是与老关离婚。每个家庭都试图抓住一根稻草，好让人躲开战争的浩劫。所以，当背着空白身份册的外乡人球落伞陡然出现在梅城人面前时，他不属于梅城的任何家庭，他就像意外降临梅城的“救星”，被老关等人安上种种身份。他的奔走越多，这种替身也越多。

球落伞说：“当战争来临，我不是我，你也不是你。”在频繁被梅城人强加身份后，球落伞便不再是他本人。球落伞一次次“留下了册子，带走了自己”。带走的自己似乎是重生，又似乎不是，毕竟他的那副皮囊没有任何变化。

作为未来社会的象征，智能“生物”同样可能会给人们带来新的困惑。那个被卓越制造出来的智能人卓九君，能够逼真模仿人的很多情感，唯独在说谎这方面进化太慢，常常脸红，这也成了他的破绽所在，也使得他与说谎张口就来的梅城人格格不入。

未来是一张可以书写无限可能的白纸。赫胥黎曾在《美丽新世界》中有过恣意书写。高度发达的文明带给人们的是什么呢？物质高度丰富！但今天我们常常讨论的硅基生命未来很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叙事抑或主人，人类反倒成了这一叙事的附庸。人类所有的快乐来自于药物控制。在那个世界里，人类更像是一个被生物工程牢牢控制在流水线上的生物产品。智能生物卓九君在梅城只是小试牛刀，随着社会的发展，智能的不确定性极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许多未知的难题，科学界已多次呼吁，但眼下还没有遭遇智能危机的人们，还谈不上引起足够的重视。

梅城人的战争风险最终证明是一场乌龙。其实梅城人没有面临战争，战争的信息只是因为人们还是停留在数千年前信鸽意义的陈旧认知。当那支被拉出去的队伍“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梅城时，那些曾因绞尽脑汁修改信息逃避兵役的人们又陷入了新的混乱，人们又开始想方设法找回自己，试图将生活重新拉回原来的轨道。虽然身份可以回去，但经此一劫，有的东西又怎能回到从前？比如亲情、友情和爱情。